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事机构（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景选平



军事机构(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事机构, 下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军队组织机构—史料—中国—民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47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60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386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 (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事机构（下）

主 编 屠筱武

副主编 王恒富 朱晓明 曾 粮

编 辑 蒋文澜 邓 健 蒲元华 汪泗淇 赵月华
刘先庆 周明洁 金宏慧 张淮清 陈劲松
张克勇 聂冀军

目 录

· 军事行政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兵役情况	李昭良(1)
国民党军政部兵役署内幕	赵 玘(7)
兵役部的设置及役政	鹿钟麟(12)
国民党各派系在兵役方面的争夺	李春初(19)
我所知道的浙江、四川国民党兵役情况	周建陶(26)
川西国民党征兵内幕	黄占春(36)
蒋介石亲手控制四川兵役粮政补录	黄伯易(41)
我在浙东招募新兵的回忆	杨维泉(43)
广西玉贵师管区兵役舞弊真相	江声煌(46)
抗战期间陕西省兵役内幕	岳 崇(51)
抗战时期的河南兵役情况	王敬芝(54)
回忆川黔滇间的兵役督导及“军民合作站”	官鼎良(57)
国民党为发动内战在浙西征兵的回忆	周振强(59)
1946 年国民党在天津征兵实况	郝梦侯(62)
江苏东海县兵役的实施情况	黄家驹(6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第七十军在台湾招兵	叶佛佑(67)
回忆国民军训	李骥联(68)
国民军训与复兴社	葛明达(78)
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	彭家贤(83)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政治工作	蔡树鸿(87)
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	谭冀平(90)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纪实	秦 箴(93)
庐山高级政工会议见闻	陈远湘(99)
回忆重庆军法机关二三事	何 昭(101)

· 军事后勤 ·

军政部军需机构与军需制度概述	江锡岭(104)
国民党军需署亲历记	黄念勤(109)
国民党时期的军需杂谈	吴思赢(114)
湖北襄枣师管区军服舞弊案始末	李春初(119)
湖南华容县强购军粮损害民食情况	罗世杰(124)
回忆军政部第六会计分处的权利纷争	赵荣孝(126)
回忆第一九三师军需处的计算室	陈念劬(131)
阎锡山克扣部队卫生经费情况	杨雨霖(134)
国民党时代汽车军运的回忆	李慕郢(137)
我在铁道军运工作中的见闻	高礼安(141)
中国第一条用兵工建筑的铁路——同蒲铁路	田玉珍(144)
抗战中后期国统区的后方交通	项雄霄(147)
国民党各派系在西南公路上的权利争夺	苏从周(154)

· 兵器工业 ·

国民党兵工署从成立到逃台前的情况	陈修和(158)
国民党炮兵兵器工业的几件往事	王国章(164)
汉阳兵工厂与吴佩孚	杨文恺(173)
东三省兵工厂草创记	陶颀文(175)
辽宁迫击炮厂的创办和发展经过	孟锦章(177)
关于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的回忆	郭仲阳(181)
刘湘外购军火和设立兵工厂始末	杨芳毓(186)
从重庆电力炼钢厂到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	杨芳毓(191)

· 军事教育 ·

[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

清末江南水师学堂回忆	何承惠(193)
回忆清末江南陆师学堂有关情况	谌秉直(195)
武卫左军随营速成学堂之回忆	刘云路(200)
清末留日学生与新军	但懋辛(202)
回顾清末民初陆军军官教育制度演变	黄绍斌(204)
湖北武普通中学堂的回忆	李愈友(207)
清末的陆军贵胄学堂	张绍程(211)
陆军贵胄学堂观操纪实	胡宝华(216)
清末北京宪兵学校的回忆	章炳若(219)
日本军事教官川喜多一郎之死	李炳之(221)

北洋军事学堂简忆	吴景南(224)
回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	胡宝华(229)
略述近代东北三省军事教育的沿革和发展	刘德权(233)

[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概况	阮绍文等(235)
陆军大学的教育情况	章 培(249)
回忆陆大的收回教育权和动员学课程	周亚卫(260)
陆军大学四期、十期的一些回忆	林斯贤(263)
国民党接掌陆大初期的情况	曾其清(268)
北平陆军大学第九期回忆	杨 焜(273)
回忆陆大的国民党组织和复兴社活动	李传玺(281)
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	刘劲持(283)
对陆军大学第十二期的回忆	姚江冷(293)
陆军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回忆	卢凤阁(297)
陆大教育长万耀煌轶事	董升堂(307)
陆军大学第十八期的片断回忆	邓锡洸(309)
陆大第十九期学校长官和教员印象记	高德昌(318)
我所知道的陆军大学政治部	陈钟浩(322)
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简况	苏传训(324)
陆大后期片断回忆	梁明泉(328)

陆军大学特一期的一鳞半爪	石彦悉(332)
我在陆大特三期学习的回忆	贺执圭(335)
我们所知道的陆大特三期情况	李 振 何翔迥(339)
我所知道的陆大特四期一些情况	刘学超(344)
从考入陆大特七期到迎接解放	庞 齐(351)
陆大将官班乙级第二期的回忆	郑庭笈 陈 华(361)
陆大将官班乙级第三期片断回忆	赵 玘(364)
我在陆大参谋班第二期受训情况	李鹤生(366)
抗战时期陆大参谋补习班概况	徐斯蔚 陈瑞安(368)
陆大函授学习的简略回忆	王万令(372)

[保定军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回忆	李晋阶(373)
从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到保定军官学校	李家白(377)
我在保定军校第九期的经历	张寿龄(383)
回忆保定军校的停学和复学	范先炳(386)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蒋介石入参粤幕到出长黄埔军校	罗翼群(389)
我对《黄埔建军》一文的几点补充	周振强(398)
中央军校法西斯教育概述	肖步鹏(401)
黄埔军校炮兵队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	孙志平(405)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经过及其概况	张适南(406)
黄埔军校 1925 年五一节风波	刘子剑(409)
黄埔军校的回忆	慕中岳(410)
关于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回忆	陈子滨(416)
黄埔军校往事两则	周惠泉(421)
黄埔军校“清党”前后纪实	卞稚珊(423)
我所亲历的黄埔军校“清党”和北迁	刘光琮(428)
黄埔军校第七期始末	兰守青(430)
忆南京中央军校	王卓越(434)
1929 年至 1933 年的南京中央军校	谢膺白(438)
回忆蒋介石对中央军校学生的笼络手段	赵震(443)
九一八前后的中央军校	齐向明(446)
中央军校十二期见闻	谭定远(450)
记西迁成都的中央军校	罗学万(455)
中央军校西迁纪事	钱达权(464)
中央军校第十三期生活回忆	李拔(467)
我在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二总队受训的经历	李宗青(472)
中央军校第十六期的一些情况	刘昭汉(477)
成都中央军校学潮记事	程廷荣(479)
中央军校在成都时的两则见闻	瀛云萍(481)
成都军校游干班训练概况	肖步鹏(483)
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抗日示威事件前后	沈震川(487)
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和湖南省干训团见闻录	郑正(490)
洛阳分校与军官训练班	郑殿起(495)
洛阳、老河口、临洮三次军校生活杂记	邹斌(500)
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片断回忆	陈孝伟(504)
关于桂林军官第六分校的回忆	郑殿起(509)
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西迁与结束	冯璜(516)
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成立梗概	李汇川(519)
中央军校八分校成立时的争权风波	胡吉武(521)
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简记	刘宗向(522)
中央军校第九分校在新疆的建立	瀛云萍(525)

黄埔军校附设高级班概况	杨 焜(529)
记国民革命军军官团	蒋授谦(533)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沿革	石怀瑜(536)
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与复兴社	魏尚武(539)
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内幕	王华岑(541)
回忆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	李以助(544)
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十期回忆	郑适厚(546)
我了解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	方 舟(552)
我所知道的星子特训班的情况	郑殿起(556)
中央军校星子特训班的回忆	喻梦希(559)
关于中央军校战术研究班的一点回忆	郑殿起(561)
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概况	吕雅堂(564)
中央军校补训总队的学潮和冤狱	吴舜法(567)
回忆中央军校驻鲁干部训练班	李冰英(569)
黄埔军校军医院忆旧	孙从钦(572)
黄埔军校纪念馆成立经过	刘 骞(574)

[军事专科学校]

国民党统治时期步兵学校的回忆	吴锡祺(577)
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简史	孙纯德(591)
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的片断回忆	朱士华(598)
国民党炮兵教育机构概述	高德昌(602)
回忆陆军炮兵学校	董新宾(604)
我所知道的炮兵学校	兰守青(610)
昙花一现的要塞炮兵学校	杜隆基(615)
陆军骑兵学校回忆	栗 鼎(620)
张北骑兵分校筹备处始末	钱达权(626)
张掖骑兵分校的始末	吕雅堂(628)
抗战前国民党通信部队及其教育机构情况	陶佩经(631)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陆军通信兵学校	李 清(633)
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简史	旷文澜(636)
回忆陆军机械化学校的机构编制	萧仁源(640)
忆陆军机械化学校的教育和装备	杨 植(641)
张学良与武昌南湖机械学校	李少伯(644)
从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到黄埔军校交通兵大队	邱沈钧(648)
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和机械化部队演变始末	田畔园(656)
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的概况	陈泽宇(662)
中印缅战术学校简忆	郑庭笈(665)

军政部电雷学校始末	赵 玘(668)
电雷学校的回忆	王先强 杜隆基(671)
国民党宪兵学校概况	林仲明(675)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警校	李隆定(680)
从北洋军医学堂到陆军军医学校	郭秉琰(684)
军政部化学兵干训班和防毒处	邹崇策(688)
国民党军需学校概况	陈嗣哲(695)
军需学校与军需帮	江锡岭(697)
军需学校成立计政班内幕	魏锡熙(701)
国防部运输学校始末	许 权(704)
国民党联勤三校迁闽和解散经过概述	曹增之(713)
陆军后勤司令部汽车训练班始末	施友荪(715)

〔中央训练团〕

关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	姚子和(718)
国民党中训团杂忆	吴恒祥(724)
我所知道的中训团	秦 箴(731)
中训团内幕	马继周等(735)
中央训练团派系活动内幕	文心珏(747)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片断回忆	张子清 赵子立(757)
庐山军官训练团概况	杨 焜(760)
峨眉军官训练团受训回忆片断	张宣武(764)
回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	陈家珍(771)
武汉军训团的一场和战争论	辜伯常(773)
中训团新疆分团的情况	屈卓吾(775)
国民党中训团东北分团军训班	胡煥夫(778)
回忆重庆中训团党政班	房宇园(780)
中训团党政班和党政高级班受训纪实	洪永叔(787)
我在中训团党政高级班了解的情况	倪仲涛(792)
回忆中训团音乐干部训练班	程子仁(795)
回忆中训团兵役班的一些情况	郑殿起(797)
南京中训团将官班之见闻	杨维泉(800)
中训团励志班人事概况	钟 铭等(802)
中训团“戡建班”纪实	杨洪绩(805)
忆中训团水产技术人员训练班	孙锡麟(809)

〔军事干部训练团〕

军委会战干一团在武汉概况	沈少巽(814)
--------------------	----------

桂永清与战干一团	索本勤(817)
战干三团片断回忆	庞佑琳(824)
军委会战干四团简忆	崔汉光(829)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始末	李宗青(835)
回忆西南游干班和中英合办的突击队	罗觉元(839)
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始末	董新宾(843)
军委会驻滇干训团的部分情况	黄炳岩(848)
关于军委会驻滇干训团的补充	郑庭笈(851)
军委会驻桂干训团受训片断回忆	李铁肖(854)
军委会干训团东南分团和青年军东南分监部简况	朱火金(856)
军政部军官总队的组织训练概况	方 舟(859)
第二战区军事干部学校概况	朱大纯(868)
顾祝同培养爪牙的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	戴 霖(870)
南京军官训练团受训见闻	饶启尧(874)
南京军官训练团十日记	杨 植(877)
简忆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干训班	方 耀(880)
华北“剿总”军官整训大队的概况	郭维周(882)
国民党陆军训练司令部训练概述	龚新民(886)

〔军事留学〕

蒋介石派遣的第一批留日学生	乔 诚(890)
九一八事变后的留日士官学生	李 昊(892)
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三改其名的经过	杨浩若(897)
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回忆	赵一雪(899)
蒋介石派遣欧美军事留学生纪略	杨中平(903)
复兴社与欧美军事留学生	蔡仁清(905)
留学英、德见闻	高光佑(910)

〔其他〕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	曾其清 曾俊伟(914)
回忆第二军军官学校	冯志远(918)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点滴情况	敬德裕(920)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始末记	赵 玘(922)
陆军教导队的前前后后	赵 玘(924)
东北讲武堂轶事两则	王知津(926)
九一八之夜的东北讲武堂情况	董昆吾(928)
山西陆军学兵团概况	朱火纯(929)
我所知道的西北国民军军官学校	高文宪(932)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始末	程子仁(937)
回忆南京政训研究班	彭象贤(941)
重庆国防研究院内幕	萧大中(945)
国外服务军官储备训练点滴	凌志明(949)

· 军事行政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兵役情况

李 昭 良*

从1936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国民党兵役机构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团管区司令、师管区司令等职。兹就回忆所及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兵役机构的沿革

1935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募兵制。由于连年内战的消耗，特别是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死伤数字庞大，一般民众不愿卖命，兵源一天天枯竭。为了巩固其政权，决定实行征兵制。1935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兵役科，朱为铨任科长。不久，朱奉派赴日本考察兵役制度。回国后，以日本的兵役法作主本，着手制订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法。这一兵役法，对当时的社会中上阶层是十分有利的。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一些有势力的人谁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机关中挂一个名字呢？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这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全免了，因为穷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虽然规定熟练技术工人缓役，但必须企业主证明，这又大大便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

1936年春，军政部成立了兵役训练班。训练期限是一个月，训练对象是准备担任师、团管区司令和兵役机关高级幕僚的人员。我也参加了受训。训练的内容是学习、讨论如何具体执行兵役法。当时大家觉得在中国实行征兵制是有困难的。在讨论兵役法的具体条文时，有人主张把长子免役改为独子免役；有人担心中学生缓役会影响兵源；有人认为“担负一家主要生活责任者缓役”的条文易给逃避兵役者造成机会，因为当时男子16岁就可以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独立成家，这样不少男子都可以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负责人。讨论的结果，兵役法还是照旧。

兵役训练班结业后，马上在南京邻近省市成立4个师管区试行征兵。这时并没有废除募兵制，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在募兵。按当时规定每个师管区与一个正规师配合，所征之兵就归这个正规师补充之用。师管区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调任，团管区司令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未设专员的地方设专任团管区司令，管几个县的征兵工作。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子服常备兵役，23岁至36岁的男子服国民兵役。步兵服役2年，特种兵服役3~4年，运输兵服役1年半，升为军士后就成为职业军人。

* 作者曾任国民党军芜湖、金陵师管区上校主任参谋，渭南团管区司令，淮阴师管区代理司令。

我开始被派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任上校主任参谋，司令是刘秉粹，他是何应钦当教导团团团长时的参谋长。这个师管区与陆军第十师配合，由该师派一名上尉参谋来师管区任职，以与第十师联络。我们在南京接受的任务是建立各级征兵机构，在1936年冬征兵600名。我们到达芜湖后，马上成立师、团管区司令部，在各县建立兵役科。在征集期间（每年12月1日为新兵征集日）设立县、区征兵事务所。征兵事务所主办调查适龄壮丁、检查壮丁体格、发榜公布合格壮丁、举行应征壮丁抽签、按签号先后征集壮丁入营等事宜。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手续很周到、很平等，但实际执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入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入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在征兵工作中权力最大的要算乡、保长，当时皖南老百姓的说法是“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第十师派了一些补充营的干部来芜湖接兵，这些干部也大量地卖放壮丁。他们把壮丁卖了就报逃跑了，而依当时的规定，逃跑的壮丁是要由原县、乡负责补充。因此各县对所征兵额预先就扩大了一些，以便如期补充逃兵所遗的缺额。我们第一期征集的600名壮丁，没有一个不是买卖顶替和抓捕来的。

尽管1936年的征兵试行工作搞得很糟，但使国民党当局找到了一条解决兵源枯竭的捷径，因此军政部兵役科于1937年春改为兵役司（司长为朱为珍）。后来又改为兵役署，并成立8个师管区，以金陵师管区作为机动师管区（即所征之兵由军政部命令拨补任何部队），我也随刘秉粹一起调到金陵师管区工作。

从1938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军、师管区。各县除设有兵役科外，征兵事务所也成了常设机构。为了抓捕、押送壮丁，每县还成立了1~4个常备队。常备队的军官、军士是不拨经费的，当局只发给他们一些军服、武器，粮饷由各县自筹，人员也不往外调拨。事实上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薪饷，他们也不在乎那点薪饷，他们有的是卖放壮丁的收入。各队设有军训教官，由军训部国民训练处派任。这些担任教官的人，都是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毕业的，表面上是训练国民兵，暗地里搞的是特务工作。按规定国民兵是不服兵役的，由于兵源枯竭，到后来不仅36岁以内的被征集，连45岁以下的也算合格了。1939年又把教官改为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任。

师管区司令部从1938年起就设立补充营、补充团、模范队、基干团、学兵队等接送新兵的组织，军管区还设有军官大队。

抗战胜利后，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对一向由何应钦派任的师管区来了个一律撤销。美其名曰抗战胜利，停止征兵。另外成立了一个招募处，由陈诚系统的人主持。1946年又借口反共战事扩大，重新建立师管区。这一撤一设之间，师管区几乎全部换上了陈诚的人。陈诚不仅把师管区作为补充兵源的工具，也把师管区作为建立第二线兵团的基础。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被歼灭的形势下，每个师管区都有3~5个补充团。这些补充团不只是用来接送新兵了，而是作为战斗部队来编组训练。1947年以后所组建的师，多是由这些补充团拼凑起来的。

被征壮丁求生无路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我在金陵师管区奉军政部命令组建8个补充营，把所属10县的壮丁全部征集。我们在执行时，既不抽签，也不检查体格，而是见人就抓。我们把8个营的壮丁抓齐不久，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这8个营总共5000多人，奉命全部拨交给参战的孙元良等部。这些没有经过一天训练的江南子弟，于南京溃退之际，在挹江门至下关的途中死伤无数。

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7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最普遍的是被征后找机会逃跑。为了对付逃跑，我们规定壮丁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前逃跑，就要严厉追查其家属责任。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后逃跑，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把这些话明确地向壮丁宣布，并且与顶卖壮丁的兵油子订了条件，先交一半顶替费，其余待4个月后才交，这样壮丁逃跑的现象才少了一点。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正碰上河南省连年大灾，人民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征兵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应征的壮丁都饿得皮包骨头，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

1939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更感困难，各县都不能完成任务，而前方需兵更急。有些师管区就采取在交通要道上抓兵的措施，很能解决问题。军政部知道后，就正式下令各地抓捕“散兵游勇”。我当时所任职的渭南团管区已经积欠兵额5000余人，得到这一命令后，利用所辖9县都在陇海铁道沿线的有利条件，普遍设置卡哨，对过往青年一律加以拘捕，不到两个月我就把5000余名欠额还清了。采取设卡抓兵的措施后，以前不愿当兵的可以往外地逃，从此再也不敢了。许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

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

征兵官员发财有道

当时，人人都知道搞兵役工作是一个发财的差事，搞钱的花样也很多。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

陕西关中师管区是1938年成立的，司令是张鼎铭，我担任渭南团管区司令。我们奉命去成立征兵机构时，3个团管区司令和8个补充营营长就向张鼎铭提出河水井水各不相犯的要求：我们保证完成征兵任务，司令不能干涉我们的经理^①，我们也不干涉师管区的经理。张鼎铭答应他只挪用师管区3个月的经费去做生意，其他不干涉。

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入了我的私囊。渭南9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接兵部队来到后，我就故意为难他一下，表示现在无兵可交。他们当然希望马上领回新兵，见我拖延，自然会找我谈条件。条件就是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我对下面卖壮丁的花样则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如期交上兵来就行。我经常问那些送兵的常备队队长，知道当时卖放一个壮丁的价格由100元逐渐涨到300元、500元。我也亲眼见到接兵部队把新兵接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收他们的便衣和搜缴随身携带的财物。

各县常备队的军服由团管区转发，由于经常逃人不免有些损失。这些损失是由常备队队长负责赔偿的。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的两年间就积存了几千套军服的赔偿费。这笔钱本来应该上缴的，碰巧1940年夏天日机轰炸渭南，团管区司令部被炸，我便乘机与靠近司令部的一个钢厂厂主商量，在他的一间矮房里丢一些军被服，洒上煤油，故了一把火，把焚烧的情景拍成照片，从而报销了几千套军服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的费用。

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司令为徐冰，未到差），就没有征集费可措油了。我就与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鸦片生意，一共搞了3次，搞一次的利润大概是本金的20倍。接着我就改做粮食生意。时逢河南连续两年大旱，我从安徽阜阳运粮食到灾区来卖，如1.5元一块的豆饼运到灾区就值30元。不过那时候老百姓都没有现钱，一般只能用人换粮食。先是1石小麦换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以后涨到1斗小麦就能换一个女孩子。那时我还不忍心做贩人生意，我的粮食除卖一部分现钱外，大部分是换土地，约20块豆饼可换一亩好地。阜阳也没有多少粮食，到沦陷区去买粮食

^① 经理，此处指挪用征兵经费做私人生意。